

|综合选集卷|

明清
小品文选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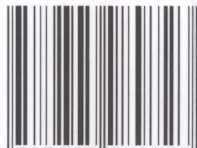


博学工作室



责任编辑·
郝文霞
书籍设计·
敬人工作室

ISBN 978-7-80598-972-3



9 787805 989723 >

定价：25.00 元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综合选集卷

明清小品文选

张厚余一注析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小品文选 / (明) 张岱等著; 张厚余注析.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8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综合选集卷)
ISBN 978-7-80598-972-3

I. 明… II. ①张…②张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明清时代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992 号

明清小品文选

著 者: (明) 张岱等	注 析 者: 张厚余
责任编辑: 郝文霞	审 订 者: 陈霞村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郝文霞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278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98-972-3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本书是从浩如烟海的明清小品文中选出的精华，故名《明清小品文选》。

什么叫小品？小品是散文的一支。在谈明清小品前我们需先说说小品的特征。

小品，小品，顾名思义就是“小”而又有“品味”；拿欧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有“意味”：是一种短小而又意味的形式。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事，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为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

这段话除了“以闲适为格调”稍有不全面外，其他都准确地概括了小品文的特征。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反驳他的话当作补充：“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小品文的危机》）那就更全面了（鲁迅的话不仅指明末，有史以来的小品文都有这样的内容）。

小品文的内容既然如此广泛,那么与这内容相适应的形式即文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据当今研究者分析,小品文大体分为:以论说为主的论说小品;记人物事件的记人记事小品;记楼阁名胜的记胜小品;记山水游记的游记小品;记书画杂物的杂记小品;日记札记的日札小品;序文跋文的序跋小品;书信一类的尺牍小品;悼亡怀人的祭悼小品;托物言事的寓言小品以及闲情小品、笔记小品、诗话小品等等。这样的分类看似比较繁琐,却比较适合包括明清小品在内的古代小品的研究,因为千百年来相沿成习的固定文体自有其特点和特色。如按今人着眼于现代小品文的分类,将其分为记述、写景、抒情、讽刺、应用、论说等类,一是难以涵盖,二是难以剖分,三是混淆了既定的各种文体。

大体了解了小品的特征,我们便来谈明清小品。

明清小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标志,它几乎可以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并提,标志一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小品这种性质的文体从古就有,《论语》中孔子与从徒“各言其志”;《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左传》、《庄子》、《战国策》、《史记》、《列子》、《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中具有小品性质的文字就更多了。中唐的韩愈、柳宗元,晚唐的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都有精彩的小品类文章流传后世。但是“小品”一词本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话语,只有到明代才成为散文或文章中一个部类的称谓,田艺蘅、朱国祯、陈继儒、潘元恒、王思任、陈仁锡等都以“小品”二字为己集之名;以小品为选集之名的有《皇朝十六家小品》、《图表小品》、《闲情小品》等。更重要的是从事小品创作的文士名家辈出,形成连续不断之势,到了晚明更出现了人才荟萃争奇竞秀的流派群体,即使到了文禁森严的清代,仍然如峡谷中的激流阻遏不住奔涌而出,直到晚清还呈现着亮丽的风景。

明清小品之所以蔚为大观,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一席之地,一方面,是由于此前的散文小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又善于吸取其精华,使其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比如汉人与六朝人的尺牍对明清人书信之作影响深远,对山水游记之作的的影响亦很明显;《世说新语》对明清的笔记小品影响更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对明人的讽刺小品、寓言小品,北宋欧阳修、苏轼对明清人的书信小品、山水小品、闲适小品都有潜移默化的哺育,“三袁”之一的老大袁宗道最喜白居易与苏轼的文章,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斋”,袁宏道、袁中道的小品也以“苏长公(轼)小品”为楷模,其小品的恬淡闲雅之情就与苏轼的情调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明清小品之蔚为大观特别是晚明小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天空一片不落的彩霞与时代有关。明建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市井文化渐占优势,具有个性解放和民主意识的启



蒙思想渐露头角。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说：“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前，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这个时代相当于明嘉靖到万历的一百年间，而散文小品在这期间和之后也焕发出奇光异彩，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市井文化所蕴涵的个性解放精神，才令小品创作有了个性天趣的前所少有的魅力，徐渭、李贽以及“公安”、“竟陵”、王思任、张岱直至清中叶的袁枚、郑燮，晚清的龚自珍、梁启超……无不由其分明的个性、自然的天趣而使其小品具有独特的光彩，而这一切都与时代变化的因素分不开。

小品是自由的精灵。大凡小品都是作者在自由心态下的产物。鲁迅先生所翻译的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有一段形容小品文写作状态的文字可以“洋为中用”：“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使在夏天，便披着浴衣，啜着香茗，和好友任意闲谈，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便是小品文，兴之所至，是说些不至于头痛的道理，也有冷嘲，也有警惕，也有幽默，也有愤慨。所说的题材，天下大事固不待言，就是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在个性比较解放的时代，心灵比较自由，固然给小品创作以较广的天地，就是在思想禁锢比较严密，专制统治极其严酷的时代，即使是达官贵人、正统文士，也有隐秘的心灵自由的一角，被压抑的个性渴望解放的呼唤，这时小品就成为其获得暂时自由刹那自由的心灵逃遁藪。本书开头所选的“明初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开国功臣或翰林编修，但也是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有的被贬，有的被杀，在他们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有内心的悲欢、不满、痛苦和愤恨，于是或形之于赠序，或托之于寓言，或流露于书信，于是就有了《送东阳马生序》、《卖柑者言》、《书博鸡者事》等著名小品，拒不为燕王朱棣草诏而被处磔刑并株连十族的一代名臣方孝孺也留下了《试笔说》、《越巫》、《答许廷慎书》等抒发内心衷曲的小品。“前七子”领袖宰相李东阳，“后七子”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纵然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小品《记女医》、《题〈海天落照图〉后》都突破了自身“主张”的局限，泄露了当时的爱恨。至于“唐宋派”的归有光更是以书写与自己亲情和内心悲欢的散文小品《项脊轩记》、《先妣事略》等名世，本书所选的《寒花葬志》、《〈尚书别解〉序》等小品亦是心曲的自由鸣奏。徐渭、李贽已接近晚明，上述追求个性解放反抗专制束缚的启蒙思想已经出现，曾被迫害疯狂的“狂士”徐渭的《抄代集小序》鸣自身遭遇的不平，对以八股考试的科举制度加以尖锐的批判，《〈叶子肃诗〉序》对拟古

派诗文予以辛辣的讽刺，特别是具有反传统思想、最后被捕入狱自刎而死的李贽的小品更是尖锐泼辣，《赞刘谐》对道貌岸然的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对道学家盲目尊孔进行揭露，剥现出其无知而强逞有知的嘴脸。一代才人汤显祖的《〈牡丹亭记〉题辞》对人世之真情即《牡丹亭》的主题作了高度的赞美——“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这是对程朱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的针锋相对的抨击。

“公安三袁”是晚明小品的代表，连同尔后的“竟陵派”，王思任和合“公安”“竟陵”而一的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都是强调个性解放，标举性灵，大胆承认私欲，向某些传统意识挑战。袁宏道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为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王思任说：“尝欲佞吾目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奇书，每日见几处山水……”（《徐伯鹰〈天目游诗记〉序》）张岱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自为墓志铭》）这些人连同冯梦龙、李流芳、刘侗在内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其中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虽矫公安派之“浅易”，提倡“幽情”、“别趣”，以“幽深孤峭”见称，但“独抒性灵”的理念基本相同。本书选这一群体作品较多，每篇均有较详评鹭，这里就不一一赘论了。

清代是一个思想统治非常森严的时代，自康乾以来文字狱接连不断，文人学士噤若寒蝉，舞文弄墨者只能在考据、训诂之学的夹缝中苟求生存。在康乾之前的明末清初，还有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离经叛道”的小品出现。傅山小品我们选得最多，因其各体皆备，而且各擅其胜，“不平”“攻击”“破坏”之力最强；顾炎武的《与叶初庵书》直抒其坚拒博学鸿词科试的民族气节，黄宗羲、王夫之的《怪说》、《自题墓石》都表现了其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坚定态度和艰难处境；“晚节不终”的钱谦益与侯方域在自己的小品《题塞上吟卷》和《陈纬云文序》中委婉曲折地流露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和自惭的心情；抗清英雄张煌言《答赵廷臣》、夏完淳的《遗夫人书》，或义正辞严，或慷慨悲壮，表达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肝义胆和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但从文网日密、文字狱日兴的“康乾盛世”之后，这样“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是投枪匕首，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血路的东西”（鲁迅语）便几乎消声匿迹。自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以后，最合时宜的“桐城派”蔚然兴起。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被杀，幸而被释放的方苞“惊怖感动”，于是为文提倡“义法”，主张“阐道翼教”，之后刘大櫆、姚鼐直到中晚清的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吴敏树以至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一脉相承，几乎一百多年“桐城派”一直统治文坛，以个性解放自由思想为灵魂的小品自然大幅度



萎缩,再不能像晚明或明末清初那样蔚为大观。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述,任何人的心灵中都有自由的一角,个性的呼唤。而且小品作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延续千百年的文体,自有其形式的反作用力,因此在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小品《辕马说》、《骡说》、《无斋记》、《游媚笔泉记》中都可以看出超越“义法”“阐道翼教”理念的带有个性色彩的灵性闪光,尔后管同的《登扫叶楼记》、梅曾亮的《观渔》、曾国藩的《书归震川文集后》、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或以勿舍近求远的哲理,或以人人难逃世网的感叹,或以褒贬精辟的分析,或以国人首看西方世界,都给人新颖的启示。因桐城派对小品有“过”也有功,也在时间的流逝中发展变化,不能以“桐城谬种”一言以蔽之。至于在桐城派主流之外,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性之潮从未停止过一刻的涌动,才华盖世却一生在科场碰壁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写了《地震》、《山市》等具有风物科学价值的小品令人耳目一新;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识,使我们得知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名作恰恰造成他一生的悲剧命运;诗文书画全才的郑板桥在《焦山读书寄四弟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等小品中使我们看到了他严于教子,赤心恤民的金子般的心;37岁就辞官隐退步陶渊明后尘的袁枚以《随园记》、《戏答陶怡云馈鸭》等小品使我们看到了他一切“随性之适”的真性情;晚清的龚自珍,大概是封建王朝已处于末世的缘故吧,他在万马齐喑的沉沉暗夜中石破天惊地写出了《病梅馆记》,为天下苍生民族灵魂的被扭曲、被残害、被扼杀发出愤慨的呐喊,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写出了他在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前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忠心赤胆,而林则徐的《答龚定庵书》则谱写了这两位民族脊梁爱国的丹心谱;至于林纾的《湖心泛月记》、辜鸿铭的《爱国歌》、梁启超的《养心语录》,也以其优美的文笔、正义的勇气、过人的胆识给明清小品的晚空添了亮丽的绮霞,不夜的风景。

明清小品,与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菁华,它有仁人志士的披肝沥胆,它有英雄壮士的碧血丹心,它有哲人学者的智光慧影,它有良臣循吏的直言正行,它有文豪才人的美文妙笔,它有布衣英才的悲欢歌哭……它可以让我们的从一个侧面,一个新的角度,一个具有特色的窗口,看到明清两代人六百年间的社会状况、思想动态、感情流波和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人们活动的身影和生活图景,同时获得历史的认知、思想的教益和审美的熏陶与哺育。本书所选虽系挂一漏万,仅是“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也会得到匪浅的泽惠。

然而对明清小品的评价却迭经起伏,褒贬不一。有清一代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占据统治地位,不仅本朝的优秀小品难登大雅之堂,就是明代小品也备受非议。《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明之末造,太仓、历下,馀焰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敝，莫甚斯时。”钱谦益也认为“自万历之末以迄于今，文章之弊滋极”（《牧斋初学集》）。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明清小品才得到比较正确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这得力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鼓吹，也在于当时众多作家对小品文创作的重视与涉足。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公安”“竟陵”及融合“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家张岱的小品“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并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在《杂拌儿序》中也说：“明末的文艺美术比较地有活气，文学上也颇有革新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人的传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就是鲁迅先生也对明末小品做了正确的评价（见前引）。在《招贴即扯》一文中还评价袁宏道说：“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因此20世纪30年代，《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晚明小品文总集选》、《晚明小品文库》等纷纷问世，小品文作家作品也涌现文坛，一时蔚为大观。但在50年代以后由于主流思想的左倾和意识形态化，明清小品又沉入谷底，文学史中对明清小品很少提及或语焉不详，甚至有“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等语将其一概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明清小品也得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有关明清小品的专集、选集迭出，研究著作也不断出现。

本书共选作者106人，196篇。编排次序，一律按照作者生年，这就不免将一般选者以张煌言、夏完淳入明而今入清，将其作为抗清英雄列于清代亦未尝不可。另外本书所选小品最多不超过五百字，一般均在二三百字左右。选目以质量为准，既重视名家大家，以增加本书的总体深度和文化涵量；也顾及作者虽不太著名却质量颇高通俗易懂的作品，以使本书雅俗共赏。关于本书的“新评”，一般不“就事论事”，而是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诸方面审视文本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以求做到“知人论世”（鲁迅语），并涉及其所属流派或倾向，从而从整体上使读者约略明了明清文学发展的概貌。当然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尽量做到“言简意赅”。选目及评注中的不当之处，衷心希望方家读者不吝指谬。

张厚余

2008年8月于并州寓所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目 录

前言 /001

◎明

宋 濂·送东阳马生序 /001

宋 濂·记李歌 /003

宋 濂·尊卢沙 /004

宋 濂·束氏狸狌 /006

宋 濂·身有至宝 /007

刘 基·狙公 /009

刘 基·樊人养猴 /010

刘 基·良桐为琴 /011

刘 基·蜀贾 /012

刘 基·卖柑者言 /013

苏伯衡·志杀虎 /015

高 启·送虚白上人序 /017

高 启·书博鸡者事 /018

高 启·游天平山记 /021

方孝孺·试笔说 /023

方孝孺·越巫 /025

方孝孺·吴士 /026

方孝孺·答许廷慎书 /028

薛 瑄·河崖之蛇 /029

薛 瑄·游龙门记 /031

罗 玘·西溪渔乐说 /032

- 沈 周·记雪月之观 /034
李东阳·记女医 /035
李东阳·游西山记 /037
祝允明·谯楼鼓声记 /038
文徵明·《晦庵诗话》序 /039
文徵明·《游洞庭东山诗》序 /041
王守仁·勤学 /042
王守仁·答毛宪副书 /043
康 海·与寇子焯 /045
边 贡·答周北渚书 /046
崔 铣·记王忠肃公翱三事 /048
郎 瑛·相疑为鬼 /050
郎 瑛·荒年转语 /051
杨 慎·跋赵文敏公书《巫山词》 /052
杨 慎·告荒 /053
何良俊·文徵明拒画 /054
庄元臣·鸬鹚鸟 /055
刘元卿·猱 /056
刘元卿·万字 /057
江盈科·鼠技虎名 /058
江盈科·造酒 /059
归有光·《尚书别解》序 /060
归有光·寒花葬志 /061
归有光·《吴山图》记 /062
归有光·沧浪亭记 /064
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 /065
归有光·长兴县编审告示(节选) /067
陆树声·东坡海南食蠔 /068
唐顺之·书《秦风·蒹葭》三章后 /069
徐 渭·抄代集小序 /070
徐 渭·书石梁鸿《雁宕图》后 /072
徐 渭·《叶子肃诗》序 /073
王世贞·题《海天落照图》后 /074
李 贽·赞刘谐 /076
李 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077
李 贽·箭喻 /078
张元忭·遗子说 /079
屠 隆·在京与友人 /080
李维祯·《渔父词》引 /081
陆 灼·病忘 /083
汤显祖·《合奇》序 /084
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辞 /085
汤显祖·与岳石梁 /087
汤显祖·与李九我宗伯 /088
赵南星·瞽者 /089
朱国祯·路贵不喜神怪 /089
陈继儒·跋姚平仲小传 /090
黄汝亨·姚元素《黄山记》引 /091
黄汝亨·复吴用修 /092
袁宗道·极乐寺纪游 /093
袁宗道·答江长洲绿萝 /095
谢肇淛·好书三病 /096
袁宏道·满井游记 /097
袁宏道·孤山 /099
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 /099
袁宏道·答梅客生 /101
袁宏道·李子髯 /102
袁宏道·与丘长孺书 /103
袁宏道·莲花洞 /104
袁宏道·识周生《清秘图》后 /105
袁中道·楮亭记 /106
袁中道·西山十记(选一) /107
袁中道·江行日记二则 /108
冯梦龙·序《山歌》 /109
冯梦龙·半日闲 /111
冯梦龙·好好先生 /112



目
录

曹学佺·洪汝含《鼓山游记》序 / 112
王思任·剡溪 / 114
王思任·游慧锡两山记 / 116
王思任·徐伯鹰《天目游诗记》序 / 117
钟 惺·夏梅说 / 118
钟 惺·题《鲁文恪诗选》后 / 119
钟 惺·浣花溪记 / 120
李流芳·游虎丘小记 / 122
李流芳·游西山小记 / 123
李流芳·题《孤山夜月图》 / 124
谭元春·再游乌龙潭记 / 125
谭元春·自题《秋冬之际草》 / 126
刘 侗·三圣庵 / 127
刘 侗·水尽头 / 129
张 岱·《西湖梦寻》序 / 130
张 岱·炉峰月 / 132
张 岱·报恩塔 / 133
张 岱·湖心亭看雪 / 134
张 岱·柳敬亭说书 / 136
张 岱·西湖七月半 / 137
张 岱·自题小像 / 139
周 晖·刚峰宦囊 / 140
张 溥·《刘中山集》题词 / 141

◎ 清

钱谦益·题塞上吟卷 / 144
傅 山·失题 / 145
傅 山·闲过元仲 / 146
傅 山·尝拟作华棚 / 147
傅 山·赠太原段孔佳 / 149
傅 山·老僧衣社疏附记 / 150
傅 山·改之一字 / 151
傅 山·修名之人 / 152

傅 山·窝囊解 / 153
傅 山·看古人行事 / 154
傅 山·寄示周程先生 / 155
傅 山·与曹秋岳书 / 156
傅 山·最厖最毒者 / 158
傅 山·训子侄 / 159
傅 山·甲子夏书示莲苏 / 161
金圣叹·序批二则 / 163
黄宗羲·怪说 / 165
李 渔·梧桐 / 167
李 渔·菜 / 168
顾炎武·与叶切庵书 / 169
顾炎武·与人书 / 171
侯方域·陈纬云文序 / 172
王夫之·自题墓石 / 173
周 容·小港渡者 / 174
张煌言·答赵廷臣 / 175
毛奇龄·与故人书 / 177
汤传楹·与展成 / 178
林嗣环·口技 / 179
宋起凤·核工记 / 181
汪 琬·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 / 183
汪 琬·鸭媒 / 184
朱彝尊·叶姬冢铭 / 185
夏完淳·遗夫人书 / 186
王士禛·焦山题名记 / 188
王士禛·引经 / 189
蒲松龄·地震 / 190
蒲松龄·山市 / 191
廖 燕·金圣叹先生传赞 / 192
王 械·无核枇杷 / 194
孔尚任·《桃花扇》小识 / 195
孔尚任·傍花村寻梅记 / 196

戴名世·醉乡记 / 197
戴名世·鸟说 / 199
方苞·辕马说 / 200
方苞·封氏园观古松记 / 202
彭端淑·为学 / 203
郑燮·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 205
郑燮·画竹题记二则 / 206
刘大櫟·骡说 / 208
刘大櫟·游万柳堂记 / 209
袁枚·黄生借书说 / 210
袁枚·随园记 / 212
石成金·看写缘簿 / 213
俞蛟·断肠草 / 214
纪昀·某公表里 / 216
纪昀·无赖吕四 / 217
纪昀·避暑山庄 / 218
潘荣陛·元旦 / 219
姚鼐·游媚笔泉记 / 221
沈起凤·老僧辨奸 / 222
彭绩·亡妻龚氏圻铭 / 224
汪中·经旧苑吊马守贞文 / 225
恽敬·谢南冈小传 / 227
张惠言·送恽子居序 / 228

陆继辂·与友人书 / 230
管同·登扫叶楼记 / 231
姚莹·《后湘集》自叙 / 232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 / 234
梅曾亮·观渔 / 236
梅曾亮·游小盘谷记 / 237
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 / 238
龚自珍·病梅馆记 / 239
王庆麟·书《魏叔子集》后 / 241
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 / 242
刘蓉·习惯说 / 244
俞樾·延师教子 / 245
王韬·城隍庙 / 246
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 / 247
宣鼎·高念东三事 / 249
林纾·湖心泛月记 / 250
林纾·湖之鱼 / 251
辜鸿铭·爱国歌 / 252
钱泳·成衣何必言尺寸 / 253
梁启超·养心语录 / 254

◎附录

明清小品文研究著作举要 / 256

◎明

送东阳马生序

宋 濂

题解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曾受学于元末吴莱、柳贯、黄潜等,隐居著书。明初,应聘任江南儒学提举,历官翰林院学士、礼部主事等,有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之誉。晚年辞官,因长孙列入胡惟庸党,次子、长孙被处死,濂被贬茂州,死于途中。濂为明初文章大家,被与其同时并齐名的刘基推许为“当今文章第一”。著有《宋文宪公全集》。

本篇选自《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东阳,县名,今属浙江。马生,名君则。洪武十年,宋濂告老回乡,翌年又到南京入朝。马生前来拜访,临别为此文以赠,时在洪武十一年(1378)。

原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1];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2]。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3],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4],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5],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6]。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7],未尝稍降辞色^[8]。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9],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叱咄^[10],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11],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12]。

当余从师也,负篋曳屣^[13],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14],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15],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16],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17],略无艳意^[18]。以中足有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19]。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20],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21],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22],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姓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23],县官日有廪稍之供^[24],父母岁有裘葛之遗^[25],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26],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27],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



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28]，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29]，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贄^[30]，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31]；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余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32]，岂知余者哉！



[1]致：求得。

[2]弗：不。怠：懈怠。

[3]假：借。

[4]加冠：指二十岁。古时男二十岁举行冠礼。

[5]硕师：大师。与游：此处意为“去请教”。

[6]先达：有名望的前辈。执经叩问：拿上书去请教。

[7]填：满。

[8]降辞色：降低威严。辞，言语；色，脸色。

[9]援疑质理：提疑难问题，质询道理。

[10]或：有时。叱咄(duó)：斥责。

[11]俟：待，等。

[12]卒：最终，终于。

[13]负篋(qiè)曳屣(xì)：背着箱子拖着鞋子。

[14]媵(yìng)人：此指女仆。汤：热水。沃灌：此指盥洗。

[15]这句说：住客舍主人家。

[16]容臭：香物，即香囊，香袋。

[17]缊(yùn)袍：麻絮之袍。

[18]艳：艳羡，羡慕。

[19]口体之奉：指衣食享用。

[20]耄(mào)老：衰老。古人谓七十、八十、九十为耄。宋濂时年六十九岁。

[21]预君子之列：列入官员的行列，指有官位。

[22]缀：此指跟随。

[23]太学：此指国子监。

[24]县官：此指朝廷。廪稍之供：官方供给的伙食费用。

[25]裘葛之遗(wèi)：送给冬夏的衣服。裘，指皮衣；葛，指布衣。

[26]《诗》《书》：《诗经》、《书经》，泛指五经、四书等。

[27]司业、博士：国子监司业、国子博士。

[28]天质：天资。卑：下，低。

[29]流辈：同辈。

[30]撰：同撰。长书：长信。贄：见面之礼物。

[31]夷：平和。

[32]诋：诋毁。际遇之盛：即指官位之高，境遇之好。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一篇著名的赠序小品。赠序之作，唐始盛行，李白即有佳篇，韩愈尤为甚卓。宋濂此文先讲自身过去求学之艰苦，叙述真切，描写细腻，融情入事，自能对志学者有所感染；而后文讲太学条件之优越，一一与己之早年对比，则更能激励学子的笃学之志，这不仅对马生是十分亲切感人至深的教育，对当世后世有志于学的学子都是没齿难忘的教诲，其写作方法与文章内容都是独一无二、新颖原创的。清代中叶袁枚也有《黄生借书说》一篇，阐述“书非借不能读”，比较两位异代长者所言借书为学事，不仅可以看到相同的循循善诱之心，而且在其精神的一脉相承中又可窥见二者之间的文心传承。

记李歌

宋 濂

题解

本文选自《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作者以饱蘸感情之笔，赞颂了一位守身如玉的歌妓李歌的刚烈精神。

原文

李歌者，霸州人^[1]。其母一枝梅，倡也^[2]。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艳然曰^[3]：“人皆有配偶，我何独为倡耶？”母告以衣食所抑，不得已。与母约曰：“媼能宽我，不脂泽^[4]，不葷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母惧，阳从之^[5]。

自是缟衣素裳，唯拂掠翠鬟^[6]，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询筵中无恶少年乃行。未行，复遣人覘之^[7]。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语加焉。李至，歌道家游仙辞数阕，俨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辄拂袖径出，弗少留^[8]。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

益津县令今年颇少^[9]，以白金遗其母^[10]，欲私之。李持刀入户，以巨木撑柱，骂曰：“吾闻县令为风化首^[11]，汝纵不能而忍坏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贼尔！岂官人耶？汝即来，汝即来吾先杀汝而后自杀尔！”令惊李。

时监州闻其贤^[12]，有子方读书，举秀才，聘之为妇，李尚处子也。居数年，天下大乱，夫妇逃难，俱为贼所执。贼悦李有殊色，欲杀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诟曰^[13]：“汝欲杀吾夫即先杀我，我宁死决不从汝作贼也！”贼怒，并杀之。吁！倡犹能有是哉！可慨也。

注释

[1]霸州：今河北霸县。